

◀ (上接6版)

国。可是甲柏连孜还说,有时候傅尔蒙很聪明,此话该怎样理解呢?能不能找到一两个例子,可以证明甲柏连孜的这一判断也是对的?

我们知道,傅尔蒙和万济国一样,也把拉丁语法的变格变位搬到了汉语里面。马士曼曾批评傅尔蒙“用自己造的句子证明自己提出的语法观”。究竟哪些是傅尔蒙杜撰的句子,马士曼没有说,但我们从《中国官话》上不难找到这样的句子,如用来说明动词各时态变位的“我今知”、“我将知”、“我知了”、“我已知了”、“我知过了”、“我已曾知过了”、“我已经知及了”(Fourmont 1742: 84-86)。这一系列例证,是傅尔蒙根据卫匡国、万济国的语法中“我今知”、“我将知”、“我知了”、“我已知了”、“我知过了”、“我已曾知过了”、“我已经知及了”等句式推演出来的。“我今知”、“我将知”、“我知了”、“我已知了”等等也都是生造的句子,语法看起来没有问题,至少词序是正确的,副词、助词用得也是地方。只是这样的句子在中国人的日常言语里恐怕听不到,它们是当年传教士语法家在搬用拉丁语法模式的过程中将欧式句子译为汉语的结果;中心动词为“爱”(amo),这是拉丁语法家在编制变位表的时候最常使用的示例动词之一。“我今知”、“我将知”之类生造的句子,恰能证明傅尔蒙在企图发明,而不只是剽袭。只不过发明出来的是个毫无用处的怪物罢了。

那么,傅尔蒙书上有无可取的、有一丁点用处的发明,能够被后世学人觉得有益而借镜呢?似乎也有的。我发现,在阐释汉语例证的过程中系统地使用形式化的标记处理虚词,有可能始于傅尔蒙。我们来看《中国官话》94页上的两个句子(是傅尔蒙自己的例子,万济国、马若瑟的语法上都没有),“我已起了”、“我已作了”:

ngò	Ego	我
ỳ	jam	已
k'ì	incipere	起
leàð.	finitum.	了
	(sev not. præ.)	
	sev inceperam.	

ngò	ego	我
ỳ	jam	已
çò	facere	作
leàð.	finitum.	了
	(sev not. præ.)	
	sev faceram.	

其中的两例“了”字,理解为过去时标记(not. præt.,也写为 præt. not.)。标记,拉丁文是 nota(=英语 sign, mark, note),傅尔蒙缩写成“not.”;præt.,即

præterite(过去时)。马若瑟在分析中也曾用过标记一词,只是不像傅尔蒙那样有意识地当作术语使用,也没有加以缩略,使之具有符号的性质。

以缩略的方式将某个字标记为某种语法形式,是一项程式化的处理法,在傅尔蒙的语法分析中已经成为常规手段。《中国官话》上使用的标记,其中概括程度最高的一个是“expl.”(又写为 explet.),意思是虚义词(=英语 expletive),例如:“的”、“之”、“者”(p.15),卓尔、率尔的“尔”(p.187-188),箱子、镜子、夫子的“子”(p.27、273),虽然、忽然、突然的“然”(p.146、159),或者的“者”(p.180),语尾词“已、矣、焉、耳、乎”等(p.204、329以次),以及量词“张、车、阵、句、本”等(p.191、226),都使用了这一标记。虚义词,理解为虚词或助词也一样。细分之,则有:

“的”、“之”,属格标记(genit. nota或not.gen.),或属格虚义词(gen.expl.);有时只标属格(genitiv.或genit.),见p.41、52、66、226等。

“将”,将来时标记(futur. not.或not. futur.),见p.90。

“被”,被动态标记(nota pass.或pass. not.),见p.89、101、113等。

“们”,复数标记(not. plur.),或直接标为复数(pl.),见p.134、107-113等。

死者的“者”,标为形容小词(adj.part.),见p.169。

傅尔蒙的这种缩略标记法,是他自己发明的,还是从欧语法语法书上学来的呢?我们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大规模地见于汉语语法,这是第一次。七十多年后,马士曼发表《中国官话》,在译释例证时也使用了缩略标记,只是并不频繁。看来他是在效仿傅尔蒙,如把“这句话是当说的”、“那个人是要用的”里面的两个“的”字都标为“(gen.part.)”,即属格小词,而量词“句、个”则标为“(num.)”。有时候,他像是从修辞的角度考虑问题,如引《论语·雍也》“未尝至于偃之室也”,“也”字标作“(encl.)”(=enclitic),盖指轻读的语尾词;另一例引《论语·里仁》“苟至于仁矣、无恶也”,“矣”字标为“(emph.)”(=emphatic),表示重读、强调(Marshman 1814: 233, 271)。

然后是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在逐字译释语句时,他对量词做了较多标注,例如“两枚桃子”的“枚”,注明为“(Numeral)”,而对“那个人”(那=哪)、“那只狗”、“几件衣服”、“一尾新鲜鱼”、“一首诗”中的“个、只、件、尾、首”,都使用了缩略标记“(N.)”。有时,会

连实义带标记一起出现,如“大炮八百门”的“门”,注为“(doors-N.)”。时或也能见到其他字的标记,如句子“我与你斟酌这端机密之事不可泄露”,其中的“端”和“之”分别标为“(N.)”、“(genitive)”;“宪官的笔”(“宪官”误译为“Mr. Hien”),“的”字标为“(gen.)”。对另外一些语法字,在译释中说明了功能,没有完全精简为标记,如“了”、“们”,分别注明为“(forms the perfect)”、“(forms the plu.)”(Morrison 1815: 53-62, 102-104)。

经过两位英人沿承,到了雷慕沙,便形成了一套高度精简的语法形式标记,用于所有例证的译释,前后完全一致。这样的拉丁文标记共计11个,最后集中编为一张“缩略语表”(Table des abréviations),附在《汉文启蒙》书末:

- n. g. = nota genitivi (属格标记:之、的)
- p. r. = particula relativa (关系小词:者、的)
- p. n. = particula numeralis (数量小词:匹、个)
- p. o. = particula ordinalis (序数小词:第)
- p. e. = particula expletiva (虚义小词:子、儿)
- p. f. = particula finalis (句末小词:也、矣)
- p. i. = particula interrogativa (疑问小词:乎、耶)
- p. a. = particula admirativa (感叹小词:乎、哉)
- n. f. = nota futuri (将来时标记:将、要)
- n. pr. = nota praeteriti (过去时标记:曾、已、了)
- v. a. = verbum auxiliare (助动词:可、来、把)

就这种形式标记的运用而言,在傅尔蒙、马士曼、马礼逊、雷慕沙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发展上的连续性。人们对于例证的雷同很敏感,而对于手段的重复则很木然。

甲柏连孜对雷慕沙的批评

雷慕沙肯定料不到,日后也会有人站出来批评他取用例证的方式有问题。按理说他已经很当心了,在《汉文启蒙》的前言中写道:

有一点丝毫不难启口:必须承认,本书中使用的很多例子是借来的,或取自马若瑟的书稿,或引自刚才谈及的那些著作,所以,在这方面谈不上有发明的功劳。但教师和学生尽可放心,我们对所有的例子都参照原著逐一作了核实。(Abel-Rémusat 1822: xix)

这样声明在先,论述中取

过别人的例子而隐没转引的来源,似乎也就显得很正常,不必担心被指袭取。我们相信雷慕沙一定会去翻检中国书,然而是否所有的例子都能逐条核对原文,就很难说了。一则这是著述家的良心问题,查核与否只有自己知道;二则查对例证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同样的时力完全可以从中国书上找到足够的一手例子,而不必从别人那里转引。

现在轮到甲柏连孜向雷慕沙发难了。在《论汉语语法学史》一文里,谈及《汉文启蒙》时他便摘出雷慕沙的这一段自白,并引用一位德国同行的史评指出:雷慕沙书上的例证几乎全都取自马若瑟以及其他前人的著述。不仅如此,雷慕沙进而声称是他首先发现了汉语的构造规律和词序规则,这也不是事实,因为先于他,马士曼、傅尔蒙、马若瑟几位在这方面都已有所揭揭(Gabelentz 1878: 606)。雷慕沙的那句自诩的话是这样说的:

汉语结构的规则,这是本书无法向人借取的东西,因为还没有人从这一角度对汉语做过考察。这也包括我们的一个目标:从词和语句的位置出发观察汉语,确切了解词与词、句与句之

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以怎样的方式相结合,进而建立起完整的意念。(Abel-Rémusat 1822: xx)

诚如甲柏连孜等后世评家所言,如果一定要追查汉语“结构和词序规则的发现权”(die Konstruktions und Wortstellungsregeln Entdeckungrechte)当属谁手,那么雷慕沙之前的几位语法家,特别是马士曼,应该都有份。儒莲对马士曼就十分推崇,在撰著《汉文指南》时甚至把马士曼的一句话印在书名页上(Julien 1869),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易之论:

The whole of Chinese grammar depends on position.

经过傅尔蒙语法事件,以及雷慕沙的批评和被批评,征引举例的规范也就逐渐成熟了起来。在《汉文经纬》上,甲柏连孜对引用的所有例句都注明了出处,可以说无一例外。有些例句不是直接引自中国典籍,而是取自他人的语法著述,碰到这种情况他就会说明转引自某人。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批评和改进,到了甲柏连孜,西方汉语语法研究的著述规范已告成熟。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

主要参考文献

- Abel -Rémusat, Jean Pierre. 1822.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Maisonneuve et C^{ie}, Libraires - Éditeurs.
- Fourmont, Stephanus. 1742. *Linguae Sinicae Grammatica*. Lutetiae Parisiorum: Ex Typographiâ Josephi Bulloet.
- Gabelentz, Georg von der. 1878.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en und zur Lehre von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d. 32, 601-664.
- Gabelentz, Georg von der. 1882. On a new Chinese Grammar. *Abhandlungen und Vorträge des fünften internationalen Orientalisten-Congresses*, gehalten zu Berlin im September 1881. Berlin: A. Asher & Co.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 Gabelentz, Georg von der. 1888. Beiträge zu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Die Sprache des Cuang-tsi. *Abhandlungen der philologisch-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öniglichen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Dreiundzwanzigster Band, 579-638. Leipzig: Bei S.Hirzel.
- Julien, Stanislas. 1869.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Premier volume. Paris: Librairie de Maisonneuve.
- Marshman, Joshua. 1814.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Serampore: The Missionary Press.
- Martini, Martino. 1998. *Grammatica Sinica*. In *Opera Omnia*, Vol.II, a cura di G. Bertuccioli, Trento, 1998. Pp. 349-481.
- Morrison, Robert. 1815.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
- Varo, Francisco. 1703.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 Canton.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South Coblin and Joseph A. Levi.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